

● 古彭长弓 著

女侠武林情



目 录

第三二章	悬天岭	1
第三三章	弄假成真配鸳鸯	20
第三四章	御书房中出怪事	39
第三五章	破楼夺印	57
第三六章	女杰闯三关	73
第三七章	万丈深潭战水魔	87
第三八章	武林巨星会巴蜀	98
第三九章	恋美害金兰	111
第四〇章	群侠打擂	124
第四一章	黑松林	135
第四二章	捉拿奸相	149
第四三章	贼女闹牢房	165
第四四章	义女羞少侠	180
第四五章	柔肠寸断	196
第四六章	怒斗恶道	209
第四七章	淫女卖风骚	222
第四八章	女尼战恶贼	236
第四九章	群侠闹京都	251
第五〇章	审皇娘	266
第五一章	慧剑斩情丝	275

第三二章 悬天岭

张坤听了陈一平家人的话语，深信无疑。他在陈一平门外站了片刻，便走下台阶，牵过战马，出了二贤庄，返回明营。见了海千岁和众位英雄，把二贤庄一行，叙说一遍，大家无不着急。

不料，金毛猴杨朔却哈哈大笑起来。燕云珠不解其意，问道：“老人家，笑从何来？”

杨朔说道：“燕元帅，陈一平只能瞒住九头鸟，焉能骗住我金毛猴？正因为他与南国忠有那等关系，才闭门不见。说不定家人那番话语，都是陈一平亲口交代。”

大家看看杨朔，问道：“你没去二贤庄，怎能知晓？”

杨朔说：“陈一平出门，别人不知，看大门的家人焉能不知？再说，游山玩水，本是消遣的事儿，为什么不能等到白天，而在黑夜急急出门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当年刘备请诸葛孔明，是三顾茅芦。这叫以情动人，以德感人。二位元帅，为国求贤，是当务之急。如果你二人，亲临二贤庄，去请陈一平，我相信他不会不来。”

燕云珠道：“前辈一句话道破天机，他陈一平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明天我要差人伴海千岁亲临二贤庄，去请陈一平。”

第二天，燕云珠留在大营，海千岁带上张光泽、李佩、杨朔、杨涛、二十四名中军、旗牌，仍由九头鸟张坤带路，离开大营，直奔二贤庄，二请陈一平。四十里路，他们扬鞭催马，眨眼即到。来到村外的树林旁边，杨朔冲着张坤说道：“张贤弟，我因腹内疼痛，先到林中方便方便。你先带海千岁和众位前去，我随后就到。”

张坤便带着大家，径直入村。来到陈一平门前，下马叫门。家人开门一看，来者仍是昨天那位老英雄。门外站着一帮人，中间一位，头戴王帽，身穿绣龙蟒袍，举止不俗。心中大惊，料定他是军中之主。忙道：“老英雄，二次来此何事？”

张坤说道：“管家，请你赶忙进去，与你家庄主言讲，就说五千岁串宫侯兵马大元帅，亲临二贤庄，求见陈庄主。”

家人一听，是当令领兵大帅，亲自前来拜见，大为惊奇。他连忙走回院中，来到客厅，说道：“庄主，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兵马大帅海超亲自赶到二贤庄求见庄主，现在已至门前。”

陈庄主愕然一愣，猛睁二目，心中暗想：海超身为忠良海公之后，亲临此处，若再闭门不出，将是蔑视忠良，于心不忍。陈一平想到此处，连忙抽身站起，整整衣服，扶扶头巾，来到门前。闪目一看，人群中站着一人，头戴王帽，身穿过街御蟒，身披五迭红袍，脖颈挂着免死金锁。他抢步上前，扎跪行礼，说道：“千岁到此，草民不知，没有及时迎接虎驾，请千岁多加海涵。”

海超连忙探身把陈庄主挽起，说道：“老英雄，何必如此？”

陈一平说道：“门外风起尘扬，非是讲话之处，请千岁入府相谈。”

九头鸟张坤看到此处，心中生气，面露不悦之色：你陈一平太小看我九头鸟了。陈一平一见他站在千岁身后，冰冷的面孔，眼含怒光，连忙走上前去，深施一礼，说道：“张老英雄，久闻大名，只恨相识甚晚。昨日来到，闭门不见，请多多海涵，请随俺府中谈话。”

张坤马上转怒为笑，以礼相还。说道：“老英雄，何必过谦。俺张坤是个实在人，听了家人传话，信以为真，谁料想你是拿俺开心取乐？”

陈庄主带着他们来到里面，先请五千岁上前落座，张坤一旁相陪。张光泽、李佩、杨涛，不能与大家并坐，只有一旁站立。中军旗牌，均在客厅以外等候。

陈庄主命手下人献上香茶，茶罢之后，陈一平心中明白千岁的来意，不便拐弯抹角，直言问道：“五千岁，是不是相战四十八山，战局不利，这才来到此处，叫我陈一平奔大营助战？”

千岁听此话，点了点头，说：“老人家言之有理。本王正是来请庄主，出山奔大营，相助明营一臂之力，共战四十八山，以平反王南国忠。”

陈庄主满脸带笑，说道：“五千岁，你是一代忠良之后，熟读过五经四书，当知孔孟之道，周公之礼。古人云：尽忠不尽孝，尽孝不尽忠。忠孝双尽，自古少有。千岁，你是叫我作孝子，还是叫我做不孝之子呢？”

千岁一听哈哈大笑：“海超自幼习读孔孟，念四经，读五书，我焉能不了解孔孟之礼呢？当然，万恶淫为首，百事

孝当先，谁不喜欢忠臣孝子？谁能叫人做不孝之子，大逆不道呢？”

陈庄主说：“千岁，盛情驾到，俺陈一平不敢推却。且因我家有高堂老母，年已八旬开外，不能抛离老母，相奔大营。为了床前尽孝，请千岁多加谅解。”

海超闻听，甚是为难，一时无语。

陈一平一看海超犯起迟疑，便道：“千岁，如能谅解俺一平之意，在家床前尽孝，也是老母晚年之幸，多谢千岁美意。”

海超无奈，只得说道：“既是这样，就应在家伺候老娘，我海超焉能强令老英雄投奔大营？告辞了。”说罢，就往外走。

陈庄主暗暗佩服海千岁不愧是忠良之后。说道：“千岁真是通情达理，恕草民之罪。送千岁！”

“免！”

陈一平把海千岁和大家送到门外，施礼分手。海超等人，认镫上马，出府而去。他们刚刚来到村外，金毛猴杨朔从林中走出。问道：“五千岁，是否见到庄主陈一平了？”

千岁唉声叹气，说道：“前辈，千真万确，陈庄主正在家中。只因人家家有八旬老母，我怎好失礼请他前奔大营助战？再说，人家不吃国家俸禄，不吃天子粮，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怎好强请？走吧！”

杨朔满脸带笑，说道：“千岁，请你随我杨朔二次入村，我要面见陈庄主，请他入大营”。

千岁摇了摇头，说：“老伯父，我海超无颜再去。想俺知书达理之人，若要再去强请他出山，岂不成了不懂礼之

人？”

杨朔笑着说：“千岁你放心。我不让你说一句话，一切由我应付。只要咱再一去，我不说请他去，而是让他自己要去。不但要去，而且还要他主动前去，你看如何？”

海超说道：“就依伯父！”

杨朔带着大家来到陈庄主门前，叫杨涛喊门。杨涛上了台阶，紧扣门环。家将开门一看，五千岁和大家又回来了，不觉一愣。问道：“千岁，为何去而复返？”

杨朔说道：“快到里边禀报，就说五千岁二次来到此处，告诉你家陈庄主，赶快出来迎千岁虎驾。”

家将不敢怠慢，连忙来到客厅说道：“庄主，千岁又回来了。”

陈庄主一听，心中不悦。心想，刚才我还夸他不愧是忠良之后，通情达理之人。去而复返，又是为何？这样看来，他是枉读诗书了。既然这样，你若不仁，也兴我不义。别说你二次前来，就是强下将令，把我绑到大营，我陈一平也不会助你一臂之力。陈一平想到这里，面带不悦之色，匆匆离开客厅，来到门前。抱腕当胸，说道：“千岁去而又回，却是为何？”

五千岁说：“这个——”无话可说，一低头脸羞得通红。金毛猴杨朔，连忙上前，满脸带笑，抱腕当胸说道：“千岁去而又回，是我的主见。但不是请你前往大营助战，我是想来会会你陈庄主一只剑。”

陈一平看到此人瘦小精明，伶牙利齿，非同一般，马上警觉起来。心想，我可要小心对付。未等陈一平搭话，杨朔两眼珠一转，说道：“陈庄主，门外非是谈话之处，拒客于

府门外，岂不是赶我们速速出村？陈庄主你也是一代名流，海千岁和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此处，到家中不说是酒菜款待，可应该献清茶一杯，坐下交谈？千岁，请到里边坐。”

陈一平被杨朔说得愣头愣脑，尚未开口，杨朔倒说请到里边坐了。陈一平拿他没办法，展目打量此人，瘦小骨干，两腮无肉，六十开外年纪。心中好气又好笑，只得请五千岁和大家来客厅二次落座。陈一平即命家人每人献上一杯香茶。

杨朔手端茶杯，喝了一口，笑笑说道：“陈庄主，你认识我吗？”

陈庄主一听这话，心想，说不认识不够礼貌，说认识确实没见过面。遂说道：“怨在下眼拙，一时半时刻想不起来，请问老英雄贵姓高名？”

杨朔说：“要问在下，我本是十三省坏大侠，姓杨名朔，外人送号金毛猴。”

陈一平得知他是金毛猴，不觉头皮发麻，顶梁穴直冒凉气。他早知其人点子多，不敢得罪，恐怕他抠点子，收拾自己。便抱腕当胸，客气地道：“原来是杨老英雄到此，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见，也是我三生有幸。”

杨朔说：“陈庄主，莫有畏惧之意，请坐下平心静气相谈。我看你面呈惊慌之色，是不是认为我杨朔不通情达理，赶到此处，相助千岁，强请你相奔大营助战？这一点请你放心吧！你别说不去，就是你要去，我杨朔也不会让你去。因你家有八旬老母，需在床前尽孝。”

陈庄主这才把悬心放下。问道：“既是如此，不知千岁和众英雄二次来此何事？”

杨朔说：“陈庄主，实不相瞒，本来我是相伴千岁前来二贤庄请你进大营共议军中之事，合力破四十八山，平定反王。且因刚才我腹内疼痛，暂到林中方便一下，千岁这才先来一步。直待千岁出村对在下言明，方知你家有高堂老母，不能前往大营助战。既然如此，我已到二贤庄，如不与你这孝子相见一面，岂不是终生遗憾？这才请千岁委屈一下，耽误稍许时间，相伴我杨朔来到二贤庄，和你见上一面。也让俺开开眼界，受一番领教，顺便讨杯水酒喝喝。”

陈一平知道杨朔是在唱点子，一阵哈哈大笑，说道：“杨老英雄，看你说到哪里去了？你能屈尊来到寒舍，还能没有一杯酒喝吗？家将过来！”

“见过庄主。”

“厨房准备酒菜。”

时间不长，一桌酒菜端了上来，陈一平请五千岁海超上首落坐。杨朔、张坤陪坐，其他三人，也分坐两边。张光泽、李佩心中不悦。他们暗想，俺杨大爷你到底出的是哪股子坏水？大营之内什么样的菜没有？什么样的酒没有？你为什么偏要跑到他这里喝酒，耽误时间？五千岁海超，了解杨老伯足智多谋。九头鸟张坤，了解杨朔见识渊博，大家都低头不语，要看杨朔如何去请陈庄主。

饮酒之间，杨朔奉承陈庄主对母亲孝敬，待人宽厚，不愧仁义之辈。陈一平被他夸得不好意思，但也无奈。最后，杨朔问道：“杨庄主高龄？”

陈庄主说：“我今年六十有三。”

杨朔说：“你如是六十单三，我比你大几岁，就不能喊你哥啦。陈庄主，你要是看得起我金毛猴，就喊我一声老哥，

看不起我，干脆就叫我杨朔。别张口一个老英雄，合口一个老英雄，叫得俺一身外人气。”

陈一平抱腕当胸，说道：“既然如此，兄长，四海皆兄弟，五湖皆朋友，你是兄长，我是小弟。”

杨朔一听，说道：“好兄弟直爽，叫我杨朔佩服。”他们喝过酒之后，家将便把残菜收下，杨朔站起身说道：“陈庄主，陈贤弟，我们来到贵府多有打扰，改日再会。”他转向海超又说，“天色不早，五千岁我们回去吧？”

大家一听，都愣眼了：人未请到怎么要走呀？但听杨朔这么一说，也只好站起，个个心中不悦。光泽、李佩也暗想，俺大爷，你真老无正经。人都说人到老年如玩童，你还没老怎和顽童一样？这不是有意来搅闹、耽搁时间吗？

陈庄主一听杨朔要走，心中的沉石“扑通”掉在地上，马上转忧为喜。于是说：“既是这样，我要相送千岁，相送兄长。”说着已经站起身来。杨朔说：“陈贤弟！慢着。你我一见如故，呼兄唤弟。今日入府打搅，受贤弟酒菜款待。吃喝已毕，怎能就此一走，不赶到后院给伯母请安？你的娘就是我的大娘，如不到后院给伯母请安，让天下人得知，一定骂我杨朔枉活六十多岁，失礼于庄主！”他一转脸又说：

“千岁，走！咱一块到后院给我伯母请安。”海超一听心想：有了下文啦。今天到底看看老前辈有什么鲜点子？便点头应允。

大家随着杨朔走出客厅，要去内宅给老人家请安，陈一平又害怕了。他想，俺娘今年已是八十八岁的人啦，啾啦一声，这么多人赶到楼上，她不知家中出了什么事情，必然大吃一惊，难免吓成疾病。于是，他往前一迈大步，拦住了众

人说道：“多谢兄长及大家一片深情，皆因我家母亲偌大岁数，正在后楼休息，不便打搅。关于兄长准备在我母亲面前请安之事，均有为弟代劳相告。”

杨朔说道：“这不行！你行孝是你的，我如果不见伯母一面，跪倒磕个头，请个安，哪能以表我杨朔的心意？贤弟快快头前带领，我们随后跟上，前去问安。”陈一平一看杨朔执意要给老母问安，大礼所在，心中再不耐烦，但也不好推辞。只得说道：“兄长，因有千岁在此，入内宅多有不便。你今日真要相见母亲一面，请在此稍等，请母亲前来，给千岁见礼。兄长意下如何？”

杨朔说道：“你对伯母是真心孝敬，俺受你感染，对她老人家也是一片诚意。就依贤弟，快请伯母前来受俺一拜。”

陈一平去内宅相请老母，海千岁、杨朔和众家英雄皆坐在客厅静候。

陈一平对于母亲算称得上最大的孝子，正如昔日的“王香卧鱼”。今天，他来到楼上，一看见丫环正在伺候母亲，便轻轻来到母亲面前，先行一礼，说道：“娘，身体可安？”

“儿啦，不晌不午，为何来此问安？”

“禀告母亲，五千岁海超，相伴几位英雄赶到此处，请为儿赶到大营议事，共破四十八山。因家有老母，我需要在床前尽孝，被我拒绝，千岁并不责怪。可是，大家吃喝完毕，要赶到后楼为母亲问安，我怕惊吓母亲，儿这才来到此处告知母亲，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老人家说道：“咱们身为草民，怎能担起千岁问安？快搀娘下楼，去给千岁见礼。”

陈一平搀着母亲，前往客厅。老安人手拄龙头拐，来到客厅门前，展目打量，客厅里上首坐着五千岁。她微微点头说道：“千岁，老身给千岁见礼。”

海超连忙抱腕当胸，把身一躬，说道：“安人请了。俺五千岁串宫候海超这边有礼。”海超深施一礼，然后随安人落座。

杨朔这时真是嘴甜如蜜，连忙站起，来到老安人面前，跪倒磕头，说道：“大娘，你老可好？我与陈贤弟一见如故，他是弟，我是兄，老侄杨朔给伯母问安。”

老安人睁眼一看杨朔偌大岁数，跪在自己面前，大礼参拜，自称老侄，不由心头一喜，她连忙伸手搀扶杨朔说道：“老侄免礼。”

杨朔站起身来，弹弹膝上的尘土，退到座边，二次落座。这时，大家放眼打量老安人，腰不弯、背不驼、眼不花、耳不聋，一头银发，皱纹满面，精神甚好。

杨朔说道：“伯母，你真有福。我看你红光满面，起码还有一甲子的阳寿。”

老年人就怕死。听杨朔这么一说，心中比吃蜜都甜。笑了笑说：“老侄过奖。自古说得好，老年人不死不为福，而为罪。老侄何必愿伯母长寿？”

“伯母，此话差矣。你老人家精神饱满，红光满面。牙不掉、背不弯、耳不聋、眼不花、寿数一定胜过昔日的长寿星，不亚于当年的老太君。”

“哎呀！老侄，你真是过奖了。嘻嘻嘻……”老安人被杨朔说得眉飞色舞，喜笑不止。一脸皱纹，充满了乐意。杨朔又说道：“我那陈贤弟对伯母如此孝敬，知情达理，可见

伯母教子有方。昔日岳母刺字教子，孟母择邻训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被后人传为佳话，受人景仰。今天看来，伯母不能说和他们相提，也可称得上大贤人呐！”

老安人一听，心中更为高兴，说道：“老侄，你对伯母夸奖过甚了。”

杨朔又一阵嘻笑之后，说道：“天色不早，五千岁我们要告辞了。”

陈一平心想，客走主人安，于是说道：“送老兄。”

杨朔又道：“慢着。老贤弟，今日前来府中，蒙你热情接待，大家也不见外，个个都已酒足饭饱。怎奈从二贤庄到大营足有五十来里，一路之上无有茶馆，是不是让俺们每人喝杯香茶再走？”陈一平连忙吩咐家将，香茶伺候。谁知连喊数声，家将无人应声。陈一平无奈，只得说道：“家将不在，请千岁、兄长，在此少等，我去把茶打来。”

家将哪里去了？原来陈一平到后楼去请母亲，杨朔一面叫大家快快把茶喝完，一面安排家将，如果陈庄主唤人打茶，谁要进客厅，我杨朔一定结果谁的性命。五千岁和众家英雄以及陈家将们，都不知杨朔意在何处，只得照办。

陈一平走了以后，杨朔看看老安人，喊声：“伯母，当初汉太子为了光复汉业，鬼神庄三清姚元帅，领兵出潼关力战反贼。只因姚元帅家有高堂老母，不能前往助汉太子以成大业。姚元帅是孝子，可是姚母也是深明大义，贤母难得。为了成全自己的儿子，帮助汉太子光复汉室江山，便一根绳子吊死在草堂。眼下，五千岁海超官封大元帅，领兵前来大战四十八山。怎奈山贼逞狂，夜探大营，盗走九头狮子元帅印，致使明营兵将不能入山灭贼，有负圣恩。无奈，才前来

二贤庄，邀请陈庄主前往大营助战。据了解陈贤弟胜过昔日的姚元帅，也是因家中有高堂老母，不能奔往大营，空有报国之心。刚才听伯母言讲，老年不死便是罪，不是福。老伯母能不能学昔日的姚母，助陈贤弟为国出力、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呢？”

杨朔一口气把话说完，老安人明白了。他一听杨朔张口一个大娘，合口一个伯母，嘴里比吃蜜还甜，心中甚喜。又说到我儿胜过昔日的姚元帅，姚母为助儿子成其大业，堪称贤母。我就不能学昔日的贤良之妇吗？她想到此处，微微点头，说道：“老侄，别往下说了，你大娘我明白。”

“哎，大娘，人就怕老了糊涂，明白就好。一旦千岁凯旋师回朝，把此事奏明万岁，当令我主定传下圣旨，为老伯母建造牌坊，留芳千古，美名万年。对你老人家将是千人效法，万人景仰。”

老安人说道：“老侄，大娘决不负贤侄之心。”

“伯母，真是难得的贤慧，可与昔日姚母并论。”

杨朔话刚落音，陈一平打茶走进客厅。老安人说道：“我儿，为母不能在此久坐，需要回楼歇息。”

陈一平要搀母亲回楼，老安人摆手阻止：“孩子不可，你要在此伴千岁和众人喝茶。”

老安人走了之后，陈一平放心不下。怎奈海超、杨朔等人，一个劲儿喝茶，有心回楼看望母亲，又恐慢待客人，大礼不遁。滚烫的热茶，杨朔喝了三大碗，时间已经耽误不少。陈一平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杨朔说道：“伯母已是年迈之人，独自一人回楼，恐有不测。五千岁不是外人，在这儿有老兄陪伴，贤弟不妨前去看看。”

陈一平连忙走出客厅，来到后楼。一看丫环正在楼下，忙问：“你为何不在楼上伺候老太太？”

丫环说：“老安人回来之后，说是身子不舒，需要歇息，不让我在楼上打搅。”

陈一平觉得有些异样，赶快上楼，一看楼门紧闭，连喊三声，房内无人答应。再喊三声，无人言语。他叭地一脚，踹开楼门，展目打量，梁头上白绫高挂，母亲已经悬梁自尽。他大喊一声，“娘啊。”抢步上前，抱住母亲，任是叫喊，老安人已经绝气。他把母亲卸下来，平放在床上，趴在老安人身边，老泪纵横，失声痛哭。母亲刚才还是有说有笑，为何转眼悬梁自尽？这必是坏大侠激将母亲致死！杨朔，我今天岂能和你善罢甘休！于是，他喇地从身后抽出宝剑，紧握在手，匆匆下楼，直奔客厅。来到客厅，二目闪喷怒火，直视杨朔，手摆宝剑，说道：“姓杨的，你刚才与我母亲说些何话，使其三尺白绫，悬梁自尽？今日岂能饶你？还我的母亲！”

杨朔一听此话，打量五千岁，说道：“五千岁，由此看来，老安人胜过昔日的姚母。为使儿子去明营助战，为国平寇，不惜悬梁自尽，一代贤良母，实为难得，只待四十八山平定之后，请千岁奏明圣上，为老安人盖上牌坊，留下美名，遗传千古。”

海超听罢点头，连忙搭话相拦。说道：“陈庄主，这样看来，老安人为成全儿子，前往明营走马报号，竟不惜自尽于后楼，实为难得的贤慧夫人。只待四十八山平定之后，本千岁凯旋归京，一定奏明天子，老安人必受圣旨加封，留下千古美名。”

陈一平紧咬牙关，暗恨杨朔，为让自己大营助战，竟然哄得老母悬梁自尽。又讲什么立下牌坊，留芳千古，天下有此缺德之事吗？也只有你杨朔做得出来。他怒视杨朔一眼，遂说道：“五千岁，既然母亲死啦，我陈一平就要在家守孝三年，尽孝三载，不能前往明营助战。”

杨朔一看陈一平怒视自己，又听他讲出拒入大营之话，正色说道：“陈一平，原来我认为你是一位孝子，现在看来，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

陈一平大喝一声说道：“我怎么不忠？怎么不孝？怎么不仁？怎么不义？姓杨的，你能说出来，尚还罢了，若是说不出来，讲不明白，这一口宝剑定索你性命。”

杨朔不惊不惧，不慌不忙，看了陈一平一眼，说道：“陈庄主，如今反王南国忠，在四十八山兴兵动师，造反天朝，要夺大明的十万江山。你闭门不出，有力不用，对国家忠吗？”

陈一平“吱吱”一咬牙关，问道：“姓杨的，我陈一平不孝，从何说起？”

“你家高堂老母，耳不聋，眼不花，牙不掉，腰不弯，满面春风，精神甚好，今日寻死上吊，还不是成全你到明营助战，以灭反王？你在家守孝三载，不奔大营，老人家岂不是枉废一条性命？真正那样，老安人死在九泉之下，难闭双目，你扪心自问，能对得起你的母亲吗？”

“这？”

“我说你不仁，亦非是空口无凭。五千岁海超身为串官侯，当今我主的御弟，老太后的皇儿干殿下，兵马大元帅，亲临二贤庄，请你赴明营，助战平反王。你倒讲什么万恶淫

为首，百事孝当先，熟读孔孟书，当知周公礼，以语搪塞，你仁吗？再说不义。人不亲，艺亲；艺不亲，刀把亲；刀把不亲，闯荡江湖的交情亲。可是张坤奉千岁差遣，亲自前来下书，你闭门不出，拒不接见，并扯谎被宾朋请走，这叫什么义？所以，我杨朔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能是冤枉你吗？再说我杨朔老无正才，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你陈贤弟能会跟老哥哥一般见识吗？总而言之，一句话说完，伯母今朝一死，为成全你明营助战，请陈贤弟三思。”

杨朔的一番话，象一把投簧的钥匙，打开了陈一平心头的铁锁。他思前想后，看了看杨朔，把脚“叭”地一跺，说道：“杨朔，你不愧南七北六十三省有名的坏大侠，我陈一平佩服你五体投地。”接着，他面向海超：“五千岁，请你先回大营，我陈一平明日开丧送殡，安葬亡母，后天前往大营，走马报号。”

杨朔哈哈大笑，说道：“陈庄主，既然如此，我等就告辞了。”

陈一平说：“俺孝服在身，恕不远送。后天一定前往大营报效。”

“多谢庄主。”海超说罢，便带领大家离府出村。行至半路，忽见陈一平骑一匹快马追赶而来。离老远就高喊：“诸位留步！”

海超不由一惊，急问：“何事？”

陈一平已来到近前下马，气喘吁吁地说：“我母亲的尸体不见了！”

海超感到奇怪：“怎会有这事？”

杨朔道：“你切莫急，随我等到大营之后，再派人设法